

李修文：詩就是我們的「文風」

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得主、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李修文的新作《詩來見我》日前正式面世。

「中國的詩歌傳統強調的是肯定正常人的正當生活，肯定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麻煩、苦難，以及對這些麻煩和苦難的承受，或者說是可能的超越，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中國古代詩歌乃至中國古代社會倫理的一個基本的尺度。」對於李修文來說，詩歌就是我們的「文風」，「總有那麼一兩句古詩詞會破空而出，來印證我們當下的某個關口和要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是疫情促成了李修文的這本新書。

《詩來見我》所收錄作品，大部分完成於2020年春天，最早以「詩來見我」專欄的形式刊登在《當代》雜誌上，後陸續在國內各大文學刊物上發表，後結集成書。

身為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的李修文坦言，寫這本新書雖然醞釀很久，但終於動筆還是源自去年那場疫情，「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他對自己雖然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並為此做了很多功課，比如研究僧詩、禪詩，但最重要的一個契機還是跟去年發生的疫情有關係。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疫情期間，李修文相約和朋友去打魚，結果打了半天一條沒打着，最後還是這個朋友的兒子從陽台上扔下來兩捆青菜。在回去的路上，李修文就想到了偉大的杜甫。「無論你行走在什麼樣的時刻，那個總是行走在你的身邊，有的時候像我們的父親，有的時候像我們的兄弟，有的時候像我們的窮親戚，但是時刻見證我們生活的杜甫。」

就在那個時刻，杜甫的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跑」到李修文的面前；就在那個時刻，《詩來見我》誕生了。「我在那一時刻找到了要去寫它的最根本的詞彙，因為漫長的中年，終將使我們在青春時遙想的一切水落石出，就好像登上泰山之巔的杜甫，他也不曾想到在若干年以後，在遙遠的湖南江水當中，有一條小舟在等着他，最後他會死在這條船上。」

「亦如今天，無論我們的生活到底經歷過什麼樣的塑造，我們不得不承認此時此刻的中年，實際上都在青年讀到那麼多的古詩詞中得到了某種印證。」李修文說，自己在年輕時代一直特別盲目，寫了一些小說，想寫得更好，但是很顯然又寫不好，於是跑出去做了很多別的事情。越是不甘心，越是四處奔走，他越來越感覺到中國詩詞的好，那些詩詞再也不是一句兩句的所謂的好詞好句，它變成像身份證一樣的東西，無論走到哪裏都有那麼一兩句話等待着來指引、印證他。「想要改變你的語言，首先要改變你的生活。」李修文說，不論是《詩來見我》還是《山河袞袞》或是《致江東父老》，他都一直在不斷地在用一己之力寫着這麼一句話。



● 李修文在新書發布會現場。 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

因為將自身的生命際遇摻雜進去，《詩來見我》中的詩句便不再限於意境中的優美，而是與命運融合時的「如是我聞」，亦或是「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時的頓悟。在這本書中，古典詩詞由遠走近，由古向我，由物及心，比坐在花前月下、歲月靜好中讀到的唐宋詞更透徹、更貼己，為中國文學、世間蒼生帶來着涼而熱烈、細膩而磅礴的意象、情感、力量和美。

到詩歌裏見相似的命運

李修文說，「詩來見我」還有一個意思，就是想要去詩裏發現自己，「詩來見我」可以等同於實現的「現」——「詩來現我」。「無論在什麼樣的時刻，總會有一句、兩句詩歌見證我們的此時此刻。當我越來越深刻感受到這種詩詞的力量之後，我也想說服自己，也想安頓自身，我特別想到詩歌裏找見那種相似的命運，以此來找見我自己。」

正如李敬澤所說的，李修文把命放在了詩裏。李修文說，這本書的大部分文章都寫於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比如我有很長時間沒有見到我母親，我非常想她，而且在疫情當中我們分隔在兩個城市，所以我梳理古詩詞裏關於母親的那些句子。」他還談到樓下的花草草，不斷去消毒，他就想消毒的時候花兒可能會死掉。李修文平常沒有那麼傷春悲秋，但是在當時的遭遇底下，古詩詞裏很多關於花朵的語句自然湧過來。「所以從這

個意義來講，也證明了『詩來見我』，是那些描述過花朵、母親、生老病死的那些詩句化作我現實境遇的一部分來找見我。」

與其說是寫詩，不如說是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李修文的出發點並不是哪句詩的意境更高，而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活在日常生活當中，「我所遭遇到的那些問題，我所遭遇的那些處境，到底在哪些詞彙上，在哪些處境上，和前輩詩人們寫過的詩詞有重合，我就選擇了去寫。」

在這本書中，作家沿着隨心而至、迎面而來的古人詩句，向着歷史更深處行進。走進杜甫、白居易、劉禹錫、元稹等人的世界，寫他們人在江湖的無奈與感嘆，寫他們猶在籠中的掙扎與艱辛。不僅展現了這些詩句的心血與道路，更體悟出了他們意在言外的人生感懷。與此同時，作者也在用古詩註釋着每一條赤誠性命。他懷着對命運的敬與念、忍與順，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作者與他們一同在大地上為活計奔波，在注定了的灑淚之時，在胼手胝足的行程中，使路人成友人，又使友人成過命的兄弟。當他們面對親情與離別時，那些詩句又化為淚水，滋潤着心間。

只要在寫作都是「爺青回」

《詩來見我》的發布會現場，李修文還回應了他對網絡熱詞的理解，「只要在寫作都是『爺青回』」他笑着造句。

在李修文看來，網絡熱詞和中國古典詩詞之間不太形成一個對比關係。「今日的網絡熱詞反映了我們此時此刻的許許多多的各個年齡層人的內心的存在，而且它是沸騰的，不斷及時地正在發生。而古典詩詞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們的某個遺產，它不能再發生改變，它的唯一改變就是在每個人對它的認知當中發生着改變。」李修文說，是創造力讓我們找到那些詩，讓它有了新的意義，或者讓它在我身上產生新的延展。

他也坦言，不會從網絡熱詞中受到文學創作的啟發。「文學需要時間來沉澱，有許許多多的元素來決定它是否有寫作的必要，就好像這本書《詩來見我》，首先我們的歲月、歷史時間沉澱出來那麼多詩句，來到個人的命運視線裏，所以網絡熱詞可能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產生出它真正的屬性和意義。」



古詩詞提供了重要證據 中國人為什麼是中國人？

談及對傳統審美的認識，李修文表示對傳統審美的嚮往是沒有錯的，但要把它更多地當作一個問題來對待，「我們到底是不是把傳統像案桌上的真品一樣，還是當作新路來走？」他說，我們所經歷的已經再也不是過去傳統的那些最基本的詞彙能夠概括的生活，但是傳統作為精神來源，在我們當下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有必要得以呈現。「中國人之為中國人，中國的古詩詞恰巧是非常重要的證據，我試圖看看在今天這個時代裏，還能不能在個人的價值或者個人意義的維度上繼續充當證人的角色。」

詩詞和今天人們的生活融合已然不少。「它從來沒有真正遠離過我們的生活，它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大。」李修文說，自己寫這本書本質上就是倡導像詩歌那樣，跟生活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繫。「那些詩人因為跟生活之間建立真正的聯繫，為我們的血肉之軀創造了那些虛弱的、站起來的或者倒下去的疆域，並且由此擁有過真正的生活，這才是最重要的。」

荒潮

作者：陳楸帆 出版：尖端



本書獲第四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最佳長篇科幻小說金獎。在即將到來的未來，世界上充斥着電子製品。電子義肢技術快速發展，金屬成了人類身體的一部分，但在科技發展的反面，同時存在一個滿是垃圾與不堪的土地——砂嶼，位在中國東南沿海，那裏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廢棄物處理中心。外國環保團體來到這裏，宣稱能改變砂嶼的生態環境，卻沒料到被稱為「垃圾人」的居民早已對貧困與垃圾日常感到麻木，巨大的財富也牢牢把持在當地三大宗族之手，幾乎沒有改變的突破口。此時一名在夾縫中求取生存的底層少女，邂逅了替環團與宗族斡旋的返鄉青年，三方勢力在這座垃圾之城意外掀起一段顛覆社會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風暴。充滿真實與陰謀的近代未來，滿載垃圾與陰暗的廢棄之地——人類與金屬、生態與經濟，激烈的碰撞中是否能找到第三種解方？

無盡的耳語

作者：桐野夏生 出版：時報文化



日本社會派推理女王桐野夏生2021年全新作品。早樹再婚後便隨著年長她許多的企業家丈夫克典，住在能一覽無遺相模灣海景的超高級住宅區「母衣山庭園住宅」的雅致宅邸中。

克典的前妻美佐子因病在家中猝逝，早樹的前夫庸介獨自去三浦半島海釣從此下落不明，同是喪偶人士的兩人，再婚生活看似平靜和快樂，但又在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克典子女間的早樹，雖沒有同住，但總有些格格不入。某日，早樹的手機響起。來電的是關係早已疏遠的庸介母親——菊美，對於再嫁的前媳婦，菊美總以酸言冷語相對，體貼的早樹總以其年老喪夫喪子，對菊美多加忍讓，但這次的來電竟一反常態的神秘要早樹當面相談，其後更來電催促，不尋常的舉動讓早樹深感不安，猶如庸介的身影始終在周遭揮之不去，想要展開新生活的早樹決心不再逃避，試圖聯絡當年庸介的友人，想找出事件發生前後糾結於心的諸多疑問。

聊天紀錄

作者：莎莉·魯尼 出版：時報文化



我們的關係是靠什麼維繫的？暢銷小說《正常人》作者一鳴驚人代表作。一對分手後仍維持友誼的文藝少女，一對作風時髦卻貌合神離的夫妻，截然迥異的兩組人馬，意外擦撞出複雜的四角關係。莎莉·魯尼從千禧世代的觀點切入，檢視當代各種約定承諾的關係如何不堪一擊，大膽而新潮，媒體將本書譽為現代版《日安憂鬱》，她們不是撞見婚外情，而是直接撞進一段婚姻生活，又奮力地表現得不為所動。

經濟危機後的都柏林，自命不凡的年輕人，看似平庸的日常，在一段段聰慧的對話和深刻的人生經歷過後，兩個女性好友看見彼此忽視的一切。然而，青春是種特權，就算犯了錯，沒有人會真的怪你。

余光中 傑出的文化擺渡人

日前，香港作家兼學者黃維樞先生快遞一書贈我，書名《錄事巴托比/老人與海》(Bartleby, the Scrivener/The Old Man and the Sea)，余光中先生譯，2020年8月台北九歌出版社付梓。譯文之外，襯有余先生《老人與海》1957年、2010年的兩種譯序以及《錄事巴托比》1970年的譯後記。書之首則是單德興先生的導論《余譯沉澱與新生——寫在〈老人與海〉及〈錄事巴托比〉合訂本出版之前》。譯文中珠璣錦繡的字句、跌宕起伏的情節，令筆者只覺得油墨馨香，難以掩卷，醞釀有味，不忍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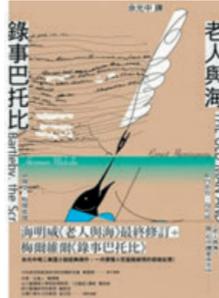
翻譯一事，可以說是余光中生命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翻譯既像希臘神話中的第十位繆斯，也比較文學的一種有效工具；既如一門藝術，也如一段婚姻；甚至不失為「取悅太太」的一種良策（翻譯可依照計劃完成，發表譯文能得到稿費，「交給」太太）。而作為譯者，「在翻譯一部名著的幾個月甚至幾年之間」，

「與一個宏美的靈魂朝夕相對，按其脈搏，聽其心跳，親炙其闊論高談」，繼而在語言轉換的一剎那間，「成了天才的代言人」。兼以「從高處看，翻譯對文化可以發生重大的影響」，比如翻譯在整個中世紀歐洲文學中「起過巨大的作用」，林紓在五四時期，「譯了171種西方小說」為新文學作過不朽的貢獻，譯者又因此多了一項「文化擺渡人」的桂冠。

毋庸置疑，余光中就是這樣一位文化擺渡人。為了讓全中國人對美國十九、二十世紀的文學巨匠有所了解，他「擺渡」了梅爾維爾和海明威的兩部小說。在擺渡過程中，他深感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具有「黑白對比，有如木刻版畫的感人力量」，其筆勢既善於「韓潮」，更甚於「蘇海」，由是亦以韓愈、蘇軾的大家氣勢將英文原作翻轉成一部中文名篇而倍受讀者青睞。至於對海明威《老人與海》的擺渡，他更是「抖擻精神」，將初稿「大加修改，每頁少

《錄事巴托比/老人與海》

作者：赫爾曼·梅爾維爾，歐內斯特·海明威 譯者：余光中 出版：九歌



書評 文：鄭延國

則十處，多則二十多處，全書所改，當在一千處以上」，力爭譯文、原文二者之間行文旗鼓相當，風格銜兩悉稱。這裏不妨引上幾處海上景色的譯文：「旭日從海底淡淡地升起，老人看到了別的漁船緊貼着水面，遠靠海岸，而且散布在灣流四處。不久陽光更亮，光芒照在水面，等到全輪升盡，平穩的海面把陽光反射到他的眼裏，「這時，陸上的雲像群山一般湧起，海岸只餘下一痕綠色的長線，背後隱隱淡藍色的山丘。海水也已轉成深藍色，深得幾乎發紫」。「太陽升得更高，陽光在水中映出的奇異光輝預示氣候晴好」。譯文中呈現出來的如此美好的「老人與海」，焉能不讓讀者為之動容乃至拍案叫好？

其實，余光中擺渡的不僅僅只是中西文化，而且還擺渡了海峽兩岸的中國文化。他撰寫的一首《鄉愁》，向大陸人民傳遞了台灣人民對祖國的無限思念；他創作的屈原詩篇，激起了台灣和大陸人民對中

國古代文化和中國古代詩人的無比熱愛。「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的低吟，讓兩岸同胞明白了「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血肉關係；「大江東去，楚大夫，淘不盡你的傲骨；黃河西去，楚大夫，遙望着你的悲苦；守護你的，是一切水族，追尋你的，是總個民族」的高誦，令兩岸同胞懂得了「血濃於水」、「兩岸一家親」的深刻道理。

歲月倥傯，一轉眼，余光中先生乘鶴西行已逾三載，此時此刻，筆者手捧《錄事巴托比/老人與海》這部譯著，望望東南一隅的台灣寶島，心中裝滿了對他的不盡追思和敬意。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新式慈善馬拉松

開卷閱讀除了對個人有益，原來也可惠及他人，作慈善行動！

筆者和潘金英曾參與閱讀在醫院行動，為威爾斯醫院病童送好書，也為盲童作推廣大使，使失明小孩在書中「看」到智慧之光。從前古人多是自己閉門讀書，但現今閱讀可組成小群，同儕互動鼓勵，效果甚佳。早前響應世界閱讀日，整個四月真多活動，某團體更舉行24小時閱讀馬拉松籌款活動，藉小組閱書來慈善籌款，構思甚佳，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真是一場閱讀百萬行了。

人人同讀書，閱後相分享，讀出多角度，看法有淺深，皆各有增益。馬拉松閱讀要求青少年先組織六人閱書隊，再邀請家人、師友贊助，似百萬行般，各團隊於4月24至25日兩天，由早上10時至翌日早上10時，即共24小時作馬拉松式閱讀，中途可輪流接力，有集體嘉年華的氣氛！

參加者皆有參與馬拉松的動力，發動互勉合作之力，完成長達兩天的閱讀時段，體驗肯定難忘！這樣特別的閱讀活動既得到贊助籌款（捐款皆用於國際青少年讀者節），又惠及者眾，讚好！ 文：明珠